

# 故乡的土路

刘兰根

那条土路的两侧,都是高高的白杨树,夏天的阴凉特别好。

地头的土路浮土厚,不平整,赶上农忙时节,农人们会在地头放车辆和农具等,有的还会在小拉车或大胶皮车上拴牲口,那些马、驴、骡,牛身材高大,我心生恐惧,唯恐那大蹄子踢过来或被牛的犄角给顶住,我往往要推着车子绕行才能过去。有时赶上浇地,农田跑水,也会弄得车轱辘上、鞋上满是泥。

这条有白杨树的土路因为过拖拉机等大型车辆比较多,车辙深而且硬,要时刻注意保持着骑车的平衡,歪扭着去找较为平整的地方,常常一不小心车轱辘就掉进车辙里,费好半天劲才又骑出来,有时也会连人带车摔出去。这一路上,总是会有三五个少年骑车摔倒,乡下的孩子生得皮实,谁也不会在乎疼不疼,扶起车子,站到车前,两手握住车把,用双腿夹住车前轱辘,两手一使劲,摔歪的车把就正过来了,拍拍身上土,继续骑。

最怕遇到雨雪天,下大雨地上泥多,就要步行,泥少时也容易塞住车轱辘上的瓦缝,每人都准备一截或几截小木棍或小

树枝,用来插瓦缝里的泥。

大雪过后,厚厚的雪遮住了土路,看不出哪是平地哪是车辙。秋冬之季会在土路上冻成薄薄的一层地皮,被来往车辆压实后,像镜子一样光亮,骑上去特别滑。不论大雪还是小雪,一路上都要捧好几次才能到学校。

记得有一个雪后的早晨,通往学校的那座砖桥突然塌了,幸好沟里没水,桥上也没有车辆和行人。人们来回过往就要推着车子先下土坡再上土坡,这样持续了好多天,才传来修桥的消息。

与邻村庄稼地的交界处是一片坟地,也是附近几个生产队出村的必经之路。那条路因为潮湿,光滑又平整,没有浮土。冬天下午放学后,往往天色已黑,同伴们骑行过这一段坟地时,都屏住气不敢出声,快速地骑过去。可是有时,偏偏有几个调皮的男同学,专门提前隐藏在坟头的后面,只等女生们的自行车骑过来,他们披上早已准备好的白衬衣,突然从坟头上方冒出来,摇头晃脑,发出怪声,女生们吓得惊叫,有的甚至被吓哭,那边的男生却更加得意忘形。

工作后,有次晚上加班回来,月亮都升起来了,我跟同村的乡亲骑行路过这里时,突然间,同行的三爷爷大声地唱起了歌,三爷爷年近五旬,平时嗓门大,这一嗓子吓得我浑身颤抖,有人埋怨他,三爷爷赶紧解释:“自个儿走夜路路过这里时,经常唱歌壮胆,这是习惯了。”

如今村里村外的土路全部硬化,这片坟地被迁移到了路南的大片墓地,全村的墓地都集中到那里,通往墓地的路也全部硬化,我的父亲母亲都安眠在那里。每年的祭祀时节,我都会开车来这里看父母。总有许多话想再次对父母说,近些年来,我生活的变化,不知他们可否知道,哗哗的白杨声里,我走过的路,我的幸福与忧愁,一路的选择与成长,都会一齐涌上心头。

那些童年的玩伴多已两鬓飞霜,他们满脸沧桑的岁月痕迹更多了一份亲切与质朴。近些年来,走出村庄的人越来越多,在村里,再次见到故人,总是会有特别的感觉。

这或许就是离乡的人,无论走了多久,无论走了多远,故乡的路一直都在我的内心深处。

## 河北雄安

邢少英

坐在白洋淀春光明媚的船篷,我听见首都北京气壮山河的歌声。千载难逢的京畿大地啊,正走来一座众星捧月的现代化新城。

化名城。

河北雄安,多么让人喜欢的姓名,你是盛世中国的骄子,你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河北雄安,多么让人憧憬的姓名,你是改革开放的杰作,你是千秋万代的光荣。

## 纯棉人间(组诗)

杨万宁

每一朵棉花上都有一个温暖的家

秋天,我看见吐絮的棉田  
首先想到了两个词  
——表白,温暖

一朵棉花,就是一颗纯净的慈悲心  
梦幻,温软,平和  
能抵御尘世的风寒

一朵棉花,闪烁着白光  
带着太阳最初的味道  
足以照耀我们的一生

脱离母亲的子宫,初到人间  
棉被裹着赤裸的肉体  
贴身的护卫,贴心的温暖

棉花不会让人流泪  
棉花不会让人漂泊  
棉花给我安稳的家园

最易吸收阳光的物品  
无私转给我能量  
让我闻到了阳光的香甜

在这瑟瑟缩缩的季节  
抚慰我们疲惫的肉体  
驱除生活中起伏的暗影与阴冷

人间最奇妙的火焰  
棉桃有多寂寞,盛开就有多炽热  
棉花有多柔软,爱就有多博大

用一朵花的记忆  
抵达人间最纯真的烟火  
没有谁能束缚和拒绝它的善意

棉花球高耸入云,如雪山  
像一架长梯架在深秋里  
每一朵棉花上都有一个温暖的家

棉花堆积阳光,拒绝融化  
我找到了温暖这个词  
把它交还给我的纯棉人间

我是一朵新疆彩棉

世界上100朵棉花中  
才有一朵天然彩棉  
世界上100朵彩棉中  
有50朵来自我的新疆家园

我是一朵新疆彩棉  
生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海拔1289米,人烟稀少  
有干净的阳光,蓝蓝的天

只有远离工业生产  
我们才能安身立命  
新疆是个好地方  
只有那里才能长出彩棉

选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培养而成  
田间吐絮时,就有天然色彩  
古朴典雅,自然天成  
阳光与月光呵护我一生的安全

生存的土壤,必须三年以上  
没有使用过化学农药和肥料  
当棉铃虫、棉叶螨来袭  
靠我的小伙伴瓢虫驱赶

我讨厌一切化学物品  
崇尚绿色、环保、纯天然  
我只是不愿意  
和其他棉家族一样随波逐流

园丁颂(新韵)  
李建真

秋思(外一首)  
高贵云

我不会,为了长得壮而喝农药,吃化肥  
我不会,为了尽早走向市场  
喷催熟剂,喷枯叶剂  
我更不会,为博取人们欢心  
又是漂白,又是染色

我是一朵会呼吸的彩棉  
来自天山南北好地方  
其貌不扬,甚至有点土  
就像养育我的兵团人一样憨

我只想呈现出最真实的自己  
来呵护人类健康  
亲近自然,亲和皮肤  
让生活更幸福,世界更温暖

粗布家园

论吃还是家常饭  
论穿还是粗布衣  
男耕女织从来都是人间桃花源

耕田的老父亲身披余晖归来  
笑脸盈盈,与归燕打着招呼  
寻着炊烟的方向,走进家园

母亲轻轻抖下一天的疲惫  
又坐在土炕上,摇动纺车  
然后,织布机上扯起月光的纱线

肯定是把那棉朵当成了云朵  
机杼声声,一梭一梭  
往来复去都是温暖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母亲的微笑是静静流淌的河  
她织的粗布衣,贴身又贴心

纺织,一首凝结的田园诗  
每一步工序都诗意盎然

从历史的长河里抽出时光  
洁白的云朵被纺成根根银线

“明理堂”里,把千丝万缕理好  
整理,需要耐心,更需要时间

织女们织出春夏秋冬,日月星辰  
河流飞泻,汇成“织女湾”

织好的布浸泡在无污染的水池里  
只为不缩水,在这里“浣溪”  
一匹匹老粗布挂满“飞虹阁”  
把湿漉漉的生活拎起来,晾干

“天工阁”上,巧手的织女们  
裁出老日子,缝成新衣衫

田园棉以低垂的姿态存在于世  
“田园”二字,拉长了与闹市的  
距离  
便写意了一份叫做幽静的意境

心中有山水,就能找到根  
老粗布用粗糙的纹理教会我  
如何用勤劳喂养干瘪的日子

这里有适宜心安放的温度  
在土地的怀抱里,心安无防  
静静地躺成田园里的一抹风景

乡愁落地,我们一生的抵达  
从此东篱下,忘却归去来  
身在田园棉,不羨桃花源

重拳举国昌,园丁喜栋梁。  
意缠千绿树,心寄九回肠。  
书案勾新月,讲台怜旭阳。  
功多桃李艳,远近映春光。

白驹过隙又秋深,广袤田园翠裹金。  
欲借素笺收美色,词穷才尽不随心。  
晚秋 新韵  
万树飘金秋气紧,南迁大雁去匆匆。  
蓦然回首闻诗赋,流水光阴一阵风。

## 雪域高原秋收图



拉萨市林周县松盘乡农民收割青稞(9月5日摄)。  
喜看青稞千重浪,高原尽带黄金甲。九月的雪域高原,一片丰收的喜人景象。  
新华社记者 沈虹冰 摄

## 书能香我不须花

钱国宏

的烦扰,开始沉入书的世界,在缕缕茶香中,与文字一起放浪形骸,泛舟四海。激动处,拍案而起,朗然而诵;激忿时,扼腕击节,高声唾骂……人与书“与之游”、“与之舞”、“与之享”,真是“至乐无声惟孝悌,太羹有味是读书”,“不知魏晋矣!”

最惬意的时光是双休日。每次双休,我必挤出一个午后来,夹几本书,信步来到微风拂面、垂柳依依的郊外,在树荫下铺开报纸,然后或坐或躺,临风展卷,叩问古今,让灵魂与文字一同飞舞,让生命与文字一同入梦,让智慧与文字一同萌芽!郊外,人迹罕至,寂静得很,所以这里极适

合读书。我也得以任何一种随意的姿态去接近我的藏书——

默读,滤除了心间的浮躁;  
泛读,溜去了心灵的瑕疵;  
朗读,唤醒了沉睡的年龄。

心在阅读中返青,纤尘不染,洗尽铅华;身在阅读中轻盈,名缰利锁,远遁无形。这次第,这境界,我是身心俱爽,澄澈碧透,胸襟间赫然铺展一张“去留无意,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大隐图画!

书读久了,便觉得自己突然“气清格高”起来,仿佛多日修炼而接近“功

德圆满”,不仅胸襟开阔,视野辽远,连全身的肌骨都趋向饱满呢!这时节再看一下那些藏书,便都突然间焕发出了青春,像朱自清笔下的《春》一样,“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于是愈加珍惜地拿起笔,开始又一次的文字之旅,在阅读中欣赏案头的山水,在山水间体味地上的文章——“绿嫩蝴蝶着春色,墨点黄花染书香”,这次第,连空气都散发着幽幽的清香哩!

“灵魂欲化庄周蝶,只爱书香不爱花”。大千世界,人事倥偬。在工作之余、奔波之隙、生命旅途之中,偶尔停一下脚步,走近书籍,通过阅读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心灵世界作次疗养,也好为前面的路途充充电,这未尝不是种聪明的选择呢!

个圆圆的,泛着金色光芒,上面刻着字的月饼,表姐在省城上大学,这是她下午送来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月饼,母亲用刀切了四份,是蛋黄馅的,轻轻地咀嚼,齿唇间滑过黏软甜润的香味,久久不忍吞下。那时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每年过中秋节都要让父母母亲和姐姐吃到如此好吃的月饼。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上了大学在城里安了家,每年中秋节都给母亲和姐姐送几盒月饼回去,有广式的、苏式的,还有台式的,去年回老家特意带了一盒火腿月饼,母亲咬了一口倒乐了,母亲笑着说:“什么是肉的,还有些咸,不好吃,还是我做的月饼好吃。”我也跟母亲打趣:“是的,都没有你做得好,我们想吃,你还能做得吗?”“能,能,能做哩!”母亲捏着月饼的手在微微抖动着。患脑梗十多年了,母亲的手脚已不大灵便,看着母亲层层褶皱里溢满笑意,倏忽间又仿佛回到小时候,坐在有些凉凉的院子里,凝望着天上圆盘似的月亮,边听母亲讲嫦娥和玉兔的故事,边有滋有味地吃着母亲做的月饼。

秋风送爽,转眼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大街小巷的商店里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月饼,闻着这些诱人的月饼香味,我不由地想起了母亲的土月饼。

那些年里家穷困,母亲老早就开始收集核桃、花生等食材,为制作土月饼做着准备,可到了跟前,母亲还再为白糖发愁。那时父亲上山挖药材摔伤了腿,治病欠了一屁股债,供销社欠账的本子一大页纸都记满了。正好黄老师来家回访,我和姐姐正在剥核桃花生,母亲去邻居家借白糖,黄老师坐了一会叹口气就转身走了,快晌午时,黄老师又来了,手里拿着一包白糖,我跑出去喊母亲,一包白糖放在案板上,姐姐说黄老师还要去其他同学家回访。

母亲盯着白糖愣了半天,随后起身系了围裙,坐过来跟我们一起剥核桃花生,母亲脸色不好,我和姐姐也沉默着,只有手在簸箕里窸窣窸窣的声音。剥好核桃和花生,天已不早了,母亲就开始做晚饭,父亲躺在西屋里,母亲伺候父亲吃了饭,就又在灶膛添了柴,锅底刷一层油,把核

## 土月饼情结

魏青锋

桃仁和花生分别爆炒,过后在盆里加白糖拌匀,月饼馅料就算是做好了。天黑尽了,母亲就捋了袖子,舀了面粉开始和面,面里加了碱水,只有加了碱水,月饼表面才光滑不炸裂,揉面的工作是我跟姐姐轮流着做,母亲说,面揉到了才有劲道吃起来才酥软,揉好后,母亲抹一层油在表面,用湿纱布快盖着醒面,准备工作做完后,我们就睡了,母亲还要在油灯下纳一会鞋底。

中秋节的早晨,天灰蒙蒙亮,母亲就起床了,扫了院里的落叶,伺候父亲服了药,然后把汤好的面掐成一块一块面团,小擀杖擀开,舀一勺白糖核桃花生的馅料包起来,再次擀薄成圆形,这就有了月饼的形状。我睡得正香,被一阵“吧嗒吧嗒”地风箱声吵醒,等我爬起来,空气中

# 欢迎 迎 订 阅

## 衡水晚报

《衡水日报》  
530元/年  
《衡水晚报》  
180元/年

河西站电话:  
2034450

开发区站电话:  
13323185505

河东站电话:  
18803288788